

徐梵澄文集

徐梵澄文集

第十三卷

神圣人生论(上卷)

上海三联书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者说明

《神圣人生论》(The Life Divine), 室利阿罗频多撰(Sri Aurobindo, 1872—1950)。

原著英语, 撰写并陆续发表于(1914—1919)《阿黎耶》(Arya)。后经作者修改于1939—1940年, 因订成专书, 分上、下二卷, 都56章, 1070页(《纪念集》本)。法文译本 La Vie Divine, 法国密那氏(Mira)译。德文译本 Das Heilige Leben, 德国卡别斯(C. Kappes)译。此华文译本, 由梵澄于1952年3月译出, 1984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为阿罗频多“平生唯一杰作”, “五印度固视此书为当代唯一宝典, 而欧美亦殊尊重之也。(其)思想之现代亦不后人, 非一二派哲学固步自封者。”(梵澄语) 其著收摄自韦陀以下印度诸派学理及佛乘加以批判, 融会贯通且自出心裁, 因之大成于韦檀多哲学。又, 此书文采瑰伟铺排, 如江涌潮推, 反转不已, 然其中大有深

旨与极归在焉。其旨：超心思；其归：人生转化。其旨其归，皆与吾华儒家思想为近为合，而与宗教相疏相远也。故梵澄云：我国若有新精神哲学之建立，当藉此书为蓝本矣。

是书原分为两卷。考虑篇幅将第一卷、第二卷第一部合为卷十三，将第二卷第二部定为卷十四。

卷十三目录

第一卷 宇宙与遍在真实性

第一章	人类的企慕·····	3
第二章	两种否定 甲 唯物论的否定·····	8
第三章	两种否定 乙 出世道的拒绝·····	19
第四章	遍在底真实性·····	28
第五章	个人的命运·····	37
第六章	宇宙中人·····	46
第七章	私我与对待·····	55

第八章 韦檀多之知识方法	64
第九章 纯粹存在者	75
第十章 知觉力量	84
第十一章 存在的悦乐:问题	95
第十二章 存在的悦乐:解答	105
第十三章 神圣摩耶	117
第十四章 超心思为创造者	127
第十五章 无上真理知觉性	138
第十六章 超心思三位	149
第十七章 神圣心灵	158
第十八章 心思与超心思	167
第十九章 生命	182
第二十章 死亡,欲望,与无能	198
第二十一章 生命之升起	208
第二十二章 生命的问题	217
第二十三章 人的二重心灵	228
第二十四章 物质	242
第二十五章 物质之结	252
第二十六章 体质上升的系统	264
第二十七章 有体的七弦	274

第二十八章 超心思,心思,与高上心思摩耶·····	283
---------------------------	-----

第二卷 明与无明——精神的进化

第一部 无限的知觉性与无明

第一章 非决定者,宇宙决定,与不可决定者·····	305
第二章 大梵,补鲁洒,伊湿筏罗,——摩耶,勃罗克里谛, 烁克谛·····	331
第三章 永恒者与个人·····	375
第四章 神圣者与非神圣者·····	398
第五章 宇宙之虚幻;心思,梦,与妄识·····	423
第六章 真实性与宇宙虚幻·····	449
第七章 明与无明·····	492
第八章 记忆,自我知觉性,与无明·····	511
第九章 记忆,私我,与自我经验·····	521
第十章 同一知与分别知·····	534
第十一章 无明的界际·····	563
第十二章 无明之起源·····	576
第十三章 知觉性·力量之除外集中与无明·····	592
第十四章 虚伪,错误,不善,与罪恶之由来及其对治·····	608

第一卷

宇宙与遍在真实性



第一章 人类的企慕

人，在他的醒觉了的思想中，他的最早底先务，看来仿佛是他的必不可免的究极底主要事务，——因为这经过了最长久底怀疑论诸时期而犹存，每趟被贬斥后又回转，——亦即是他的思想所能憧憬的最高者。这事自显表于“神道”的推测，向完善化的冲动，对纯粹底“真理”与无渗杂底“幸福”之追求，一秘密底长生的意识。人类知识的古代黎明，给我们留下了这恒常底企慕之见证；今天我们见到人类是履足了对“自然”界外物的胜利底分析，但是不满意，准备回到他的原始底想望中。明智的最古底公式亦自许为最后底公式，是——“上帝”，“光明”，“自由”，“永生”。

人类的这些固执底理想，与其寻常经验相违反，同时又是许多更高深底经验之肯定。这些高深经验，于人类为非正常，在其有组织的全般性上，只能由一革命性底个人努力，或改革性底普通进步而达到。在一动物性底、自利自私底知觉性中，而知道、而保有、而

成为神圣本体，变化我们的半明底、或幽暗底物理底心性，为全满底超心思底光明，在只承受飘忽底暂时满足又为生理底苦痛与情感底忧患所围攻之处，而建立平安与自体存在底福乐，在自呈为一聚积机械底需要之这世界中，而建立起无极底自由，在隶属于死亡与常变的身体中，而去发现且实践不死之生命，——凡此皆呈献于我们面前，作为“上帝”在“物质”中之显示，“自然”在她的地上的进化之目标。这些未经实现的理想，与已经实现的事实之直接冲突，在通常底物理智识，以其知觉性的现在这组织为其可能性之极限者，是反对它们的有效性的最后理由。但是，设若我们对世界工事取一更有筹度的观念，则此直接反对，倒像是“自然”的最深沉底方法之一部分，是她的最完全底认可之钤印。

因为，一切生存问题，原本皆是和谐的问题。问题之起，起于对一未解决的矛盾之认识，与一尚未发现的调和或合一之本能。以未解决的矛盾而自安，于人之实际底、和较属动物性底部分是可能的，但于他的充分醒觉了的心思则不可能，而且，即算是他的实际底诸部分，也只是逃避这普通底需要，或由拒绝问题，或由接受一粗率底、实用主义底、未启明底妥协。因为原本是全“自然”寻求一和谐，如生命与物质在其自有的境域中，一如心思在其知见之安排中。所供给的材料之显似底纷乱愈大，或必加运用的原素显似愈相乖反，甚且至于不可调协的矛盾，则其刺激也愈强，而且它驱策向一更深微更有能性的秩序，非寻常从一番不如此艰难底努力可得者。活动底“生命”与一形体的材料相调和，其中活动本身的情形似是惯性了，乃是“自然”已解决的一矛盾问题，她常求在更大底复杂性上解决得愈好；因问题的完善解决，将是一充分组织了、支持着心思的动物身体之物质底长生不死。知觉底心思和知觉底意志，与一形体和一生命相调和，而它们在本身中非显然自知

觉,至多只堪有一机械底或下知觉底意志,这是另一矛盾问题,“自然”已解决而产生可惊底结果了,而且她常憬对更高底奇迹,因为她的究极底神奇变现,将是一动物知觉性不更寻求却已具有“真理”和“光明”,而有实用底全能,生于直接底已完善化的知识之具备的。然则不但人类和合更高底矛盾这向上底冲动本身合乎理性,亦且它是一律则和一番努力的唯一合逻辑的圆成,似是“自然”的基本方法,和她的宇宙底努力之正当意义的。

我们说起“物质”中“生命”的进化,“物质”中“心思”的进化,但“进化”这一名词,仅是牒出了现相而未加解释。因为好像没有理由,为什么“生命”要从物质原素进化出,或“心思”要从生命的形体进化出,除非我们接受“韦檀多”学的答案,说“生命”原已内含于“物质”中,“心思”原已内含于“生命”中,因为在真元上,“物质”是隐蔽了的“生命”之一形式,“生命”是隐蔽了的“知觉性”之一形式。然则好像无碍于在这一联串推理中,进一步承认心思知觉性本身,可能只是出乎“心思”以外的诸高等境界之一形式,一隐蔽。在那情形下,人的不可克服的冲动,要趋向“上帝”,“光明”,“幸福”,“自由”,“永生”,在此一联串之适当处,自呈其只简单是“自然”正拟超出“心思”而进化的迫切冲动,也像她所植于某些“物质”形式中的向“生命”之冲动,或她所植于某些“生命”形式中的向“心思”之冲动,同样自然,真实,而且正当。如于彼,亦于此,冲动多少是幽暗地存在于她的各个器皿中,具备一永是上升的系统在其自要“是为”的意志之权能中的;如于彼,亦于此,是渐渐进化出且必至充分进化出必需底器根与官能。如向“心思”的冲动,是从在矿物和植物中的“生命”之渐有感性底反应起,一直排列到在人中的充分组织,同样的,在人本身也有同此一上升的系统,有一高等且神圣底生命之准备,倘若没有更多什么的话。动物是一活底实验室,据说

“自然”在其中制出了人。人自身很可能是一思惟底活实验室，其中以其自知的合作，“自然”志在制作出超人，神。或者，我们毋宁说，是要显示上帝呢？因为，倘若进化是“自然”进步地显示出在她内中眠藏者，工作者，已内化者，则进化亦是“自然”之秘密为“自然”者之显明底实践。然则我们不能要她在她的进化之某阶段上停顿下来；如或她表示任何原意，或作任何努力，要超越出去，我们既无权与宗教家同斥其为颠倒，僭越，亦无权与理性主义者同斥其为疾病，疯癫。倘若这是真：“精神”是内含于“物质”中，而明显底“自然”便是秘密底“上帝”，则在人本身中神圣者的显示，在内与在外于“上帝”的实践，皆算最高最正当底目标，于地球上人类为可能的。

如是，神圣底生命而在一动物性底身体中，一长生不死底企慕或真实性，而寄寓于一有生死底住宅里，一独一无二底知觉性，而自表于有范限底心思与分别了的私我中，一超上底，不可下界义底，无时间无空间底“存在者”，独使时间与空间与宇宙为可能，而且在这一切中，高等真理可为低下一项所证实，——这永恒底矛盾和永恒底真理，于人类的深惟推理，亦如于其坚住底本能或直觉，皆自证其为正当了。有时有些尝试是作了，要结束一切逻辑底思想所声称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要劝导人们将其心思活动，范限于宇宙间它们的物质生存的应用和切近底问题上，但这类逃避，在效果上皆从来未尝永久。人类从之退转，反增强了疑问的冲动，或更猛烈地饥渴于一直接解决。由此饥渴，神秘主义得势了，新底种种宗教兴起，代替了旧宗教。旧宗教是为怀疑论所毁坏了，或夺去了重要性，而怀疑论本身又不能满足，因为，虽它职在诘难，却又不愿充分究诘。试行否认或窒塞一种真理，因为这真理在其外表工事上仍是幽暗，且太寻常为黑暗主义底迷信或一粗朴底信心所表呈，这

尝试本身便是一种黑暗主义。要逃避一宇宙性底需要，因为这艰苦，难于以当时可触知底结果证明其正当，亦难于调制其活动，这逃避的意志，终于必发为对“自然”的真理之拒绝，对这伟大底“母亲”的隐秘底、更强大底意志之反叛。较好且较合理性的是接受著她不许我们当作了人类而拒绝者，且将其从盲目底本能，幽暗底直觉，匆遽底企慕之境，提升到理智之光明中来，到一有了训练的、知觉地自加向导的意志中来。若使有任何高等光明，属照明了的直觉、或自体启明的真理者，——这，于今在人中是或被阻滞而不能为功，或以间断底、似从幕后的外窥而活动，或如我们的物质天空中之极光偶尔展现，——于此我们也不必怯于愿望。因为，好像是方是知觉性的次一高等境界，而“心思”不过是一形式，一障蔽，而且，经由那光明之辉煌，正可有我们的进步底自我增大之路，达到无论那一最高境界是人类的究竟归宿处。

第二章 两种否定

甲 唯物论的否定

肯定世间之神圣生命，与生死界中之一永生底意义，这一说不能有根据，除非我们认定不但有永恒底“精神”为此躯体宅舍之寄寓者，著此容易变换的袍服，且更承认所以成之之“物质”，是一合宜而且高华底质料，“他”常以织造“他”的衣袍，回复建造“他”的无尽底一系宅舍的。

即使这样，也不够保障我们从躯壳中的生命不作退转，除非我们与诸《奥义书》同其见解，见到现相之后，真性之中，这存在之两极端原为一体，而我们能用正同古书中一样的话，说“物质亦即是大梵”，且能充分推许此雄强拟议之价值，以谓物质世界，乃“神圣本体”之外表躯壳。而这仍是不够的，——因这两端既显似如此遥

隔，——认其为一体亦不足以说服理性底智识，倘若我们不肯承认“精神”与“物质”间有一系上升的阶层，为“生命”，“心思”，“超心思”，及联系“心思”与“超心思”的若干等级。否则，这二者必出现为不可妥协的仇敌，以不快乐底婚姻联于一处，而离婚是唯一合理的解决。视之为—，在名相中彼此互代而表述之，成了“思想”上不自然底虚构，与事实的逻辑相违，只在非理性底神秘主义方有可能。

若使我们仅认定一纯粹底“精神”，和一机械底无知底物质或力量，名其一曰“上帝”或“神灵”，另一曰“自然”，究极必然会是们或则否认“上帝”，或则背弃“自然”。为了思想与生命，则势必拣择其一。“思想”来而否定其一，以为想象之虚幻；或否定其另一，以为识感之虚幻。“生命”来而固定于非物质者上，在一种厌离中或自忘之极喜中逃避其自体，或则否认它本身之永生性，取道则离乎上帝而趋向动物。数论(Sankhya)之“神我”与“自性”，即被动底光明底“神灵”，与其机械地活动底“能力”，了无相通之处，甚至其相对底惯性诸态亦然；其对反，只可由其循惯性发动着的“活动”之止息以归于不变之“止寂”而消除，在其上尝投以一系无生发底影像而无功者。商羯罗(Sankara)的离言底不活动底“自我”，和他的各种名色的“摩耶”，皆同样是相违异而不可调叶的多元体；它们的严酷底对反，只能以种种幻相熔解于永恒“玄默”之唯一“真理”中而止息。

唯物论者却有一较容易底场合。他可以否定“精神”，以达到一较易说服人的简单论断，达到真一元论，“物质”之一元，或否则“力量”之一元。但在此陈说之严格性中，他却不能永远坚持其说。他亦复归结到立下一不可知者，与被动底“神我”或玄默底“自我”同样无动，同样与已知之宇宙相距遥远。这没有什么用处，只是以

虚应底退步而脱略“思想”的严格要求，或立为一种理由，以拒绝究诘范围之推广。

因此，在这些枯瘠底矛盾上，人类心思不能满足了。它必常要寻求一完全底肯定；而且只能由光明底调协而寻得之。要达到那调协，它必须度越各个等级，我们的内中知觉性所加于我们的，或以客观底分析方法，加于“生命”和“心思”，一如加之于“物质”，或以主观底综合与照明，达到究竟一体之休止，而不否定明表底多体之能力。只能在这么一种完全且至大底肯定中，生存之千端万绪似是相反对的事实，可能融洽和谐，而多方冲突之力，统治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的，可以发现那中心底“真理”，为此种种力量在世间原是要征表出且分别实践着的。只是这样，然后我们的“思想”，既达到一真实底中心了，不更作圆圈旋转，乃能像《奥义书》中所说的“大梵”一样工作，即算在其游戏及其遍世界的周流中，也仍其固定而且安稳，而我们的人生，既知道其目标了，乃能以一严肃与静定底喜乐为之役，一如以一依旋律推转着的能力一样。

但时若那旋律一旦被扰动了，则当分别试验这两大对反者，各于其至极底道理上，这是需要而且有益的。这是心思的自然底路，更完善地回到它所失去的肯定。在路上它可试行休息于中间底阶段上，将一切事物缩减到一原始底“生命能力”，或“感觉”，或“理念”的名相中；但这些无外底解决，总使人有一种非真实之感。它们可能一时满足唯从事于纯理念的逻辑推理，但它们不能满足心思的实在性之感识。因为心思知道，在它本身以后，有点什么不是那“理念”者；而另一方面，它知道在它本身中，有点什么是多于“生命的气息”者。或者“精神”，或者“物质”，有一时能使它得到一点究极底真实性之感觉；但介于此二者中间的任何原则却不能。然则它必须究尽两端，然后能有结果地回到整个。因为智识，在它的